布衣陳先生存稿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六

書

與夏指揮書

舊歲生在玉州每聞人在城中來輙謹詢問既而聞有

恩詔某先爲侯賛善以爲吉人宜有是也前承賜贈華詩一首海城士子至今珍誦某亦每擬和竟不能成然亦不敢遂已方欲勉和之也記在開元時過承軒騎枉顧某走迎仰告曰某小生

不敢瀆拜越明日趨謝不遇因設兩拜去自以爲合禮然而士君子至今有非笑者按禮玉藻云云註曰士於大夫貴賤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荅禮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面若大夫出而荅其拜則走避之今候擬尊則古大夫之列也僕雖非士而候實以士視之也則先王既有定禮幸讀而知之豈可復犯乎愚意禮義之邦尊卑相見必宜各守其禮方爲合道不然勸誘先云云

而攀尊者之下荅以爲常禮失爲士之分矣此蓋讀記不熟而誤耶記曰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賓皆謂大夫敬士則先拜士非謂士敬大夫則先拜大夫也大抵大夫於士以先拜爲尊必如此方爲尊卑各合禮令之宜不然皆非禮也豈可苟哉草草瀆尊不盡惶怖尚多有論容俟日面盡之不宣

上唐先生書 恭

某竊聞陰符經參同契二書朱子及蔡西山晚年極注意其間既又爲之釐正箋解又序陰符曰陰符經三百言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言天地人物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造化在我矣抑程子邵子亦皆有取其書以爲純而無雜此皆冊載之言必不我欺也雖朱子感興詩中有但恐逆天理之言然以某觀之聖賢之意必各有在也今人才見是書輙以異端見卻而遂不之考焉恐非

箋註之意也先生春秋高矣某得再見顏色退而憂惘不已且不覺嘆曰三年不奉見不意吾師老甚而至此也及昨日聞函丈自思之病某乃悟以爲函丈姿容神彩所以大異昔日者皆見奪於多思故也某惟之雖書有言思曰睿睿作聖而周子亦言思者聖功之本吉凶之機然此乃新學者事函丈年躋七袠乃從心不踰矩之時矣又奚庸思哉且新學者神强氣壯愈思則愈有得老人神氣耗弱縱思而得之亦非自

然之樂也故孔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之謂也且孔子晚年嘗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而先儒謂其無復有行道之志也竊謂函丈正孔子致嘆之時亦必無復留意於天下事矣若陰符參同此等書似宜觀也某願函丈取其書姑置異端之惡而以平意觀之若果有理而可行焉則不惟慰某仰望之心抑且慰新學後進之欲求道者無窮之望也然亦冀其引年壯氣而已非所謂長生不死也[illegible]

如此故輙言之不知函丈以爲何如

與翁均質書

聞吾子家與蕭公近日相訾辱至矣盡矣古人云斯文一家其可自辱如是乎今世俗正窺視我輩罅隙而欲譏議之乃蕭墻之內自相戈戟如此甚不宜也且蕭公得罪於吾子比之當時棄絶於某其輕重如何比也某豈不知怒者顧以鴻江斯文者少幸有我輩二三子者在而已故惴惴含忍猶恐不免此亦吾子所素知者也

以某之偏躁當時尚能忍之今子之德量殆過於某乃不顧斯文之重遂發之怒至此乎古人云先國家而後私讎今我與子同云先斯文而後私怨仁人之用心固如此也今秦人有辱於我輩我輩尚共怒之况我輩自辱於我輩何心也且讀書人所貴者以能動心忍性耳今既不然則與俗人何異且蕭果大過矣吾子亦當聞衆共攻之未可私下行罰也且某與衆友實共推蕭公爲斯文之長譬諸楚臣共立楚孫心

今吾子以私辱之不循項羽以私怨而弑之至我輩置心何地也自今伊始厥幾改之可也不然當誓衆以共誅楚國弑孫心者嗚呼天地神明共鑒此心某等別致書共罰蕭公淌天外謹先奉此倘蒙賜察乞書示下某當趨拜先爲斯文賀然後負荊請責直言之罪

與龔允望書

昔承教有朱子成書將見借今人便冀遂付之來文聞有通鑑綱目爲卷帙不全然猶渴得一

觀者皆可見則某不惟珍重而敬閱之抑且知感益深也

又

即日早某得見朱子成書綱目心眼增明然撫閱間恍思謙遜已逝不覺淒然泣下吁某與謙遜辱嘗相友善豈意其獨不幸而死於不吊焉則爲之友者安得無罪蓋失於不知預相正也某於去年此際雖嘗哭之哀今年此日又雖淒然而泣然亦何益於死者之所忽也以此知言

子之交不可不深也蓋交不深則相知淺相知淺則必不知所以互相規正也豈徒無益而於不測處或各相𠏉其名節焉非先生其孰可與道此意也然今倘幸得見謙遜遺物者又承乃叔父氏辱知而見賜借也豈勝悲哉喜哉某閱書有感故追言其事以自警且以敬復焉前日嘗於山平蔡家借得綱目二冊凡八卷正是付來綱目首段其卷次甚相聯合然來本於中段雖未檢而試之末段實已欠數卷也抑聞杞居

必不佳是否方喜康裕不意又然幸調護

與蔡先生書

拙論二篇本不可以上穢明眼然有疾者不可以不求醫幸先生削正之也前聞有綱目通鑑數帙不知今猶在否某敢借來整釘觀閱必有大進益則豈敢忘恩也

與林雍書

僕聞陳學人言足下在京師未官時已有去歸來之志既而果如其言

此豈非爲時事所感激名義之未安故至然耶

大丈夫明去就之義殆宜如是也今幸

日月重光海內稱慶不家食吉此其時也轉此

清朝在一日之頃士君子値此何其幸會之甚哉

第未知何日戒程耳謹此奉問

又

別來不覺兩更新歲矣其奈私心敬仰何然所

謂私者亦以切慕言也豈眞偏於子耶蓋以今

程朱之言無間於天下然口焉紙焉皆是也未

見趨戸庭入堂奥而身焉心焉之人也此吾所以敬慕於子也年來想存察功到益純固而精邃矣必有新見當毋吝我告至禱

與給事潘荣書

皇帝再臨天下則

皇太子復正位東宫矣僕雖草莱布衣亦躍爲天下大慶也然亦爲足下慶焉何也向者無故而廢立惟足下忠憤内激誓歸一見父母而去輒氣爲太子死官衆人亦以此信足下也不幸遭一

艱而未起復耳僕作挽令先君詩有曰九京若

見

宣皇考應問令郎起復辰微意亦指此蓋所以獎明

足下之志也今幸

日月晦而自明

天地重開臣民胥慶明日足下趨

朝獲覲舊日

龍顏雖大功非出己手然其志有素可謂無慚矣

從今伊始身爲

清朝之侍從心免死諍之苦責雖有所當言者亦不過責難陳善獻可替否以措天下於雍熙耳則足下之爲慶何如哉 僕迂言大類如此然非爲佞也道其實也足下回京有日攜此而往亦壯矣哉 僕近有書上撫使夏公亦大署自叙行禮一節足下閒暇時幸取一觀亦足以知其行之有由又必有可否之論幸以賜教 僕自恃布衣之賤故敢狂率多失鑑愼然自古王公亦多容之也

與丘宗道書

未審清幹其事又何如也聞曾陳謁太守限八月初交兌若果然幸甚幸甚然信義之交不謂善始否終乃如是也末世滋偽豈勝惜哉某自不見老兄其病益增劇奈諸友傾家分復小痊雖尪弱不支然死則又未也伏望不在介懷專志了事疾歸同脩故業迷途未遠堯舜之路尚可歸也

寓莆陽與林孟和進士書

具位奬許之過增赧柰何閻岳知府高於書法僕欲拙焉數幅送觀聽其議論蓋欲以行路旅客自處也今足下既說破姓名又諒必有過稱道處矣如何可復得哉足下必信此意也聞周梁石道鄭內翰願詳可喜 僕尤願見者今盛意欲同往訪極感況足下又有事乎所賜謹以祗受惶恐惶恐

又再與翠渠周瑛書

僕今年在城訓蒙然多不合時好蓋彼所欲之

者僕則無有也僕僅有一二欲教之者彼皆不
欲受也奈何僕計明年若未死將又欲遠遊蓋
庶幾遇同志而死瞑目也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六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七

辯說題祭文

無真儒辯

真儒之說僕不敢知也而以程子千載無真儒之說推之則自周末歷漢唐以至於宋中間實千餘年雖有醇如董仲舒雄如韓退之之徒亦不得有此名也是蓋真元合五緯聚間氣所鍾千百載而僅一出仲尼孟軻之後必如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可以爲真儒矣或者謂僕嘗鄙

漳無真儒僕荅之曰譬如神龍焉盡四海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四海之所稀有者而必求之一瀦及不可得則鄙之曰此瀦亦無神龍矣此豈是言乎如真儒盡天下之所稀有者也今以天下之所稀有者而求之一郡及不可得則陋之曰此郡亦無真儒矣又豈是言乎夫漳固為文獻之地賢才咸出然而儒於其間者如董仲舒之醇韓退之之雄則可有之矣若曰程明道伊川朱晦翁者愚以程子之言律之雖盡一許之

天下而稱其人亦不爲過而況一鄉乎僕雖不
愚無識然决不敢以是之重望而責夫人也然
則此言安出僕以不自量爲朋友所捉訓蒙於
漳因講大學序有俗儒之論遂爲悤者所附會
而成此語蓋欲假此以爲巨網而反撲之俾漳
之名公巨儒盡怒於僕耶然怒者自怒必有不
怒之者僕何慄焉以僕計之不怒者惟足下及
諸公數人焉其餘則皆怒也然而今必辯於先
生者蓋有望焉庶幾遇其人其肯止其怒否也

嗤以布衣之下賤尚切切畏人怒殆無爲足下及諸公之所鄙矣乎奈何奈何奈何

執古辯

儒生有行古禮者大爲世儒所譏毀及示之以禮經之文則漫然不較理之是非但以泛言來曰執古貴乎通今執古而不通今猶執一也故予亦以泛言往曰公之言是也然所謂古者即先王之制著於禮經者是也所謂今者何禮也豈非流俗之弊習與性成者乎夫其大乎已

也姑以喪禮言之古者以不飲酒食肉爲禮今

執古則不能以通今通今則非所謂執古豈一

人真有兩箇口其一則執古又其一則通今乎

抑只是一箇口但遇酒食則通今及醉飽之後

則執古斯謂可貴乎夫善通今者莫若阮籍然

而何曾折之曰卿敗俗之人宜擯四裔無令汙

染華夏則不以此爲眞明矣愚意古禮用意着

力執之猶不能及多得罪於先王况今乃以執

古爲非以通今爲是則其傷禮敗俗宜無不至

又豈可勝言乎昔孔子執古拜君而從下循爲時之所譏孟子行古禮尚爲王驩所怒况某以區區而欲執古孔孟之禮其爲所譏毀宜也然則寧百見毀於世俗幸無一得罪於先王

元正字說

吾鴻江亦朱子過化之地故其士習猶知尚禮吾友蔡孔昭氏將冠其長子良以禮也而戒賓於予以予初未嘗禮冠也欲求文爲贄以歐游禮者也前期以元正爲字而謀其說於予

不得其義既而曰得之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良善也本之立於己也貞正也效之著於人也本立而效著聖人之道備矣或謂此君天下者之道豈學者所可泛擬乎曰是固然矣然道之所在無推不可諸侯能元良則一國以正矣卿大夫能元良則一家以正矣士庶人能元良則一身以正矣如或之論則凡書之所陳類皆帝王之道學者皆無用而可以不必讀矣奚可哉元正勉諸能知體此良以立身正以及物本

立而效著則吾以子爲成人之道不止於冠

美稱而已也勉諸

自題九骨扇

一生二而二生四四分爲八一者本也八者末

乎闔闢無窮動靜不輟闔而動風月無邊闔而

靜天機未軋然則天地之機既在我手萬物之

微其能奪乎

自書草堂

[illegible]念頭已往[illegible]死伯[illegible]齊請

題玉堂賞花集後

僕觀玉堂賞花集知諸公之尊榮貴寵皆出於天命定數固非人力之所能及矣然周公之道其益衰矣乎昔周公相周承文武聖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猶且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以勤相職今士習之不正民風之不淳皇上復位之初拳拳以此爲問見於丁丑科策制者昭昭矣諸閣老公豈盡不知耶則今之天下不逮周公之世遠矣設使周公生今之時作今之

相不惟三吐三握以救之必將併食與沐皆不及矣何暇於賞花乎哉又況玉堂非賞花之所不惟無益而實有害也何也閣老

君之師相也爲師相者既自以賞花爲樂何怪乎所輔相者不求名花珍禽異獸以爲樂是師相教之也何以嚴憚以成

君德哉既詠爲詩文繪爲圖又梓行以誇耀天下謂之玉堂賞花盛事吁未矣周公所不暇爲者也

或曰今欲正士習淳民風勤周公之政其道何

先曰布衣所上程朱正學纂要書是也一立明
師二補正學三補
太子四隆
君德五振風教凡此五目舉而行之夫豈難哉玉堂
諸公方賞花觴酒賦詩故辭之也雖然諸公笑
布衣爲迂儒布衣亦恐人笑諸公爲俗相譏是
誰非孰急孰緩百世之下必有能辯之者故題
題內翰鄭廷綱隨侍行樂圖
美哉衣冠之盛也子以餘慶而賢父以推恩而

貴甚宜也廷綱著爲此圖朝夕自觀若曰固父
祖之慶也
聖主之恩也顧吾身何以克稱乎此而無負乎此耶
於是惴惴焉益加敬勉靜焉而涵養致知動焉
而慎獨誠意使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則美
在其中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因
外美而益充於美發而爲至美孰曰此圖之作
無益而徒然乎哉或曰不去玉堂圖報稱而索
泉石侍行樂固爲虛負矣安在其爲至美乎曰

吁見別有一種道理非汝所能知者也廷綱曰

請書以觀

題余經魁詩卷後

尚器余君之易學或稱其遠有傳授於周孟中

先生故能深得乎至精至變至神之妙殆是也

是以能領鄉薦能魁八閩之多士然十七八年

時我嘗告尚器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此二者

學易之要也以始學言之存心致知之道亦在

乎是此朱子之說也蓋主敬即存心擇義即致

知道體極乎大也非存心則無以極其大道體極其微也非致知則無以盡其微靜而不能極夫道之大動而不能擇乎道之微則雖曰學易亦買櫝還珠而已矣何有於至精至變至神哉予爲此言時尚器亦孜孜焉傾聽而樂聞蓋有志於是學者也今果能如是寧不大喜慰哉將行試春官對揚大廷居致澤之位盛德大業亦進是以爲之也然而學功無窮我猶欲尚器於措行周先生至精至變至神之餘而主敬擇選

之功循未可忘者蓋君子之學欲其足蹈實地務實功不徒耀乎虛文則可貴也尚冀勉諸幸勿以布衣之言為迂鄙而忽焉林蒙菴先生亦尚實者也舉人林志完君邦儀君文皆嘗聞此言而有志焉者君至京試以質之必有然予言者

題杭邑唐守愚挽詩卷後

予訪師問道歸自江西不得所願心常悒悒不樂惟思今秋當科舉至閩省得復一見吾郭逢

源孔用常唐守愚等與之一相語故舊尤為可喜也舟至半溪見閩省一人嘗問之曰汀州府應試秀才皆已至乎曰然予喜至岸遇汀州府人在省來者問之曰上杭縣應試秀才已至乎曰然予文喜見上杭人在省者輒問之曰郭某孔某唐某俱來科舉乎曰然予始大喜得遂共樂也予入城未定館先訪諸君初見用常次見逢源守愚與逢源聞予聲即趨出拜泥中蓋其喜甚不自覺其地之泥也是守愚愛我亦猶叙愛

愛守愚其情一也明日逢源用常張某偕來下

顧惟守愚不來逢源曰唐有疾弗能起視某為

叙之予心兀然往視之憂詢之曰已請某醫乜

看用某藥矣予去明早眠未起聞門外有人語

聽之乃郭與孔之聲也予大驚曰天乎二君早

來必有大故也即披衣趨出曰天乎二君早來

吾心隆地矣奈何奈何二君含涕言予失聲但

撫胸跳足一邊言整理喪具是日晚予偕諸公

哭送至西禪僧寺寄停又哭盡哀而拜嗚呼守

愚君見我之盡哀而拜其幽冥間亦必哭盡哀拜我乎守愚生前以道視我而愛敬我生負死其心豈異乎哉雖然我所以哭守愚者亦豈私情乎哉以守愚之聰穎樂善其學而至於道也豈易量哉嗚呼揮涕書此于諸公挽詩之後

後學生泉南布衣陳貞泉致昭告于

晦菴朱先生遺像切以古祠重建新像既成則此退閑舊隱宜錄別祠以崇奉之鴻江自衛侯以下儒生學子皆有崇奉之誠今命某專來致

請伏望遺像之靈格此從彼永享萬年之祀禮也謹告

漳平縣學新立聖像告文

切惟

夫子之道一本而萬殊夫子之貌一實而萬分所謂際天所覆極地所載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不宜哉今漳平又添一貌矣雖然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不惟夫子中和真像而涵養進德脩業尤尊夫子聖學之正教既得其像尤

尊其道則夫子在天之靈其必慰乎哉幸此深
山士子懲心未動良心未喪未有功名利祿搖
動其心未有記誦詞章破壞其體大可教也頼
在天之靈陰誘默相俾大有成他日出學而仕
世皆顏生王佐之才足以成伊周之事業則天
下之學校皆正教之學校也其皆有頼於王靈
乎嗚呼至禱也惟茲縣治新設學校新建聖像
既成禮宜釋奠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七終

附錄 言行錄 行實

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 月湖楊廉著

陳真晟

字晦德改字剩夫其先福建泉州人

國初漳州苦倭寇乃設鎮海衛以保障之籍

莆人泉人來爲戍守隷本衛後千戶所剩

夫後遷于龍巖晚定居漳之玉洲嘗詣

關西上書卒年六十四自號布衣學者稱爲

布衣先生

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蕭清望之非塵埃中人也年十七八即能自拔於俗厭末作之蠹心而棄之惡異端之害道而拒之專心致志以儒爲業初時謂今世取士定有專業乃入長泰山中從進士唐泰治舉子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從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歛在

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採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於一靜而主於一則靜有所養而客念不復作矣動而主於一則動有所持而外誘不能奪矣常語人曰大學誠意章爲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蓋

意有善惡若發於善而一以守之則所謂惡者退而聽命矣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蓋以知之真則處善安循理樂其行甚順然而氣稟有偏勝嗜欲有偏重二者用事甚順而易者反逆而難矣此聖門論學於博學審問愼思明辯之後又加以篤行也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學

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illegible]

補正學輔

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上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

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公榦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須行

勅諭數條有主敬窮理脩巳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

敎不行也因採

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敎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條例可據而行又纂長書告當道諸君子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是皆無所遇每四顧徬徨不能自釋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貸其家之直得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於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之墓足矣行至江西

元禎太史止布衣術和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
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眞吳
許二子亦未是吳謂草廬許謂魯齋如勝君者不可見亦
不必見也遂歸鎭海初創戎塾請人士多讀書
家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前人李
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布衣
生于鎭海遷于龍巖晚定居于漳之玉洲卒年
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僉事周孟中祭以文郡
守彭桓立石官道傍以表題曰

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鏌表章先哲舉入漳州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爲文字之學有雜稾藏于家者故邑庠生林祺特爲編次名存稾云（周瑛撰漳州人物志）

穹壤百年極欠一會某自春來得厥疾一卧至今武夷之遊遂成虚語比者奉手教慨血肉之爲累念歲時之將窮引領南閩魂奕飛去是以不能默默託於呻吟而廢裁答用布匪朝之素於左右也（陳獻章書）

尋汝章德懋議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有

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

未必無分毫之助也仕者爲通隱者爲高皆非

中庸之道視道之行否何如小行藏欲合時請

看床頭易敢爲執事誦之擬俞貞張都憲書

閩中陳剩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

其人雖未面然嘗粗聞其學術專一教人靜坐

此尋向上人也可惜可惜此學寥寥世間無人

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陳獻章與胡僉事書

比者婁克貞教諭亦有書來僕既未接其人不可遽有往復內翰倘以愚言爲有益擇其中一二可者示之否則置之陳布衣竟不及面而卒當此衰否之極又失此人可嘆可嘆陳獻章與張元禎書

棲遲海濱水月自娛獨學無師每嘆索居端嘿沉潛慕尚如愚持守有餘和靖之徒嘗從龍門詣

闕上書大字古體莊重安舒心箴屢揭示我室齋

布衣陳先生行實

介軒陳瓚撰

先生生而秀異資稟純明大本端正出異端而歸正學絶流俗而復古風皆出其天性焉八歲失怙十有二歲失恃凡所養所教而底于有成者皆其伯氏之功德焉方十歲而悟異端之非蓋泉人多好善而未聞先生至教故家世習於老氏之學先生以兄執儒書就師講解至攻乎異端章師曰即今佛老氏皆異端也先生即愧悟由是厭老氏之學而思欲以出之自後邪誕

妖妄之說一不入于耳一日疾亟不自知巫者
因投之以符先生强瞠曰死生有命卻之十有
二歲母疾先生躬親煮粥煮藥三月有餘而不
怠一日忤其母意怒寢不食曰激死我先生懼
泣言慰解之不聽曰母死我亦死即旁卧其側
亦不食每出侍讌長者賜以美羹必思其母即
乾其汁而袌懐之以歸遺焉然每以親喪不及
盡禮爲憾故於春朝秋夕常哀泣焉十有五歲
厥兄嘗爲議婚於老氏之門眾皆稱其先生爲

不可聘定乃泣謂嫂曰兄固欲定其氏之婚則
我寧死矣其嫂懼言之兄事遂寢衆莫測其意
乃先生決欲脫異門而絕其類也卜有八歲以
無生業嘗請命而習於攻金之工及盡得其藝
復自悔曰此非君子養心之術也遂廢之十有
九歲幾從服內成親因自救而獲免蓋世俗有
乘服完親之禮雖名家世族亦有行之謂之借
服適有族母之喪衆議行之先生固執不可或
詰其意曰吾不能說但知其必不可也長者責

其狂恣乃相率數人强執其手意欲刼之而竟不從焉及長每念父毋早喪遇歲時忌墓之祭必盡其哀念送終不如意遺命不得用棺衾之美念伯兄玉瑩氏撫育之恩執喪如喪其父竭力殯葬保全嫂節恤二姪如已子弟敬夫氏失所引其男女各二人養之教之處同氣怡怡如也姊氏寡居有子三人保之恤之無失晚年攻大小眞草書念無所遺買大小猪㯶筆三十管白鹿紙五千張終歲書寫均與四姪二子以資

寶之屋料直四千文錢撥與長姪仕勉為食乎生勞心勞力不顧身家惟以保宗恤族爲務其遇叟子如嚴君閨門之內嗃嗃如朝廷焉外以氏無嗣而生養死葬必盡恩意以至宗戚貧者不能恤必教其子孫使成才不論隣里貧富貴賤必教其子弟使成德未嘗計以私焉慨海濱鄙無禮俗始倡朱子冠婚喪祭之儀倣作神龕四座以奉四代祖考製深衣幅巾率宗族鄉里以朔望訓蒙之暇習之家喻戶曉拳拳不怠而

遠近禮俗翕然興焉慨海濱荒不知書始作書橱一座三層高五尺廣四尺有戶開閉收貯經子史諸書旁求百家文字畢集晝夜習讀觀覽不倦貧蓋學堂一座三間訓誨嚴條約以身先之化導啓告有則有序來學者莫不成德有造而弦誦之聲洽焉慨濱戎無文教人事無巨細必有翰墨餙於其間而邊鄙一文獻矣平生勤無休息雖一飯之頃未嘗釋卷霜雪之夜擁衾以坐至老不倦其自奉之約居取蔽風雨食取

止饑不嗜酒衣取蔽寒一青綿袍一黃絹長衣終其身居邊海戎伍之僻值貧孤窮困之餘年十七八始讀書即知嗜學南遊金浦北適泰蕭用心科目苦心極力年三十五衛庠赴科以無待士禮未及場而返始覺聖人之學在此而不在彼自是决去詞章不復仕進眞積力久大有了悟蓋讀論語則悟聖道一貫之旨讀易通則悟天地萬物之本讀西銘則悟理一分殊之仁得存養於中庸得擴充於孟子得聖學始終之

要於大學乃以知行二字爲用功以敬之一字
爲用功之要靜以此敬涵養其心動以此敬持
守其身以此敬而立五體以此敬而致五用以
此敬而知五行以此敬而行五行蓋心身動靜
一於敬也平生動必以禮行必以義不沽名而
釣譽嘗言則言當爲則爲無所避於權勢嘗曰
寧有見毁於世俗毋一得罪於先王又曰斯言
也可與淵明醉時語不可與俗人醒時道此先
生爲人也嘗慨扑衆俗學之弊天順己卯請

闕乞召見本上批禮部知道不奉
旨又上程朱正學纂要蒙批禮部看了來說部又
寢不行尋
英宗勅學校始有務居敬窮理脩己毋事口耳之習
等語先生復著正教正考會通上之提學不行
乃遠遊江西訪聘君吳與弼過編修張元禎留
止一月而歸與元禎極論平生所學元禎大加
稱許曰得之矣斯道自程朱後惟先生得其真
聘君不須見亦不必見也又譏程明道伊川朱

晦翁當列文廟顏曾思孟之次并與會通具本

欲請

闕請而行之未及而卒嗚呼先生全體大用之學
也豈管見稗筆所能數闡尚幸先生有遺文若
干卷及縉紳諸先生哀輓及上司褒異之詞可
見其梗槩焉有以天下第一品流人物目之陳白沙有以靈芝醴泉目之周畏齋有以間出真儒目
之程御史先生生於永樂庚寅卒於成化癸巳葬
於玉洲遺孫桂都指揮使請歸鎮以遷詞不[illegible]

遂殯郭氏正寢嘗感夢某年月日終矣至期命
治棺衾遂殁葬於龍溪縣二十八都趙塘山其
山則門人施丞睦所送也周僉事同彭知府立
石於烏嶼橋官道旁先生取盧氏子二曰玏曰
瓚孫三曾孫八家世清白以成化改籍龍巖子
孫遂近居於筀山外二里許定山社守墳焉今
則爲漳人也石碑今移于墓左改題曰皇明理學名臣泉南布衣先生陳公墓道

贊

剛果頴明主敬存誠斯文巳任得傳遺經建言

心學三代復興敎考德藝參用朱程五叙惇厚
五秩倡行始終勤惕業業兢兢真儒正學殁世
芳名作我先覺搢紳式矜

布衣陳先生傳

門人舉人鄭普譔

先生祖莆人宋丞相陳俊卿十世孫也父安寓
于泉以
聖朝索賦籍于鎮先生生于鎮始爲鎮人先生生質
剛毅穎睿不凡少師漳浦蔡司敬長泰唐宗堯
二先生學方有知即有異知遠志初學與[illegible]

亦嘗薦于時不屑歸卽有妨功奪志之論乃捨其學而業正學以主敬爲入門以致知誠意爲功程不復仕進教授生徒來侍者日衆凡教皆以身言行威儀靜作有則升堂入室秩秩有階朔望則畫圖督諸生習冠婚喪祭及鄉射禮有延者則從容行之足以薰陶頹俗故隨遇人多德之不能捨不見嚴憚可畏而弗親也爲文章雄健理勝有正氣不雕工巧嘗罷其學惟以治心脩身爲事不專記誦詞章嘗語曰科目不

足以得人非惡其不類已也所大息者大故耳聖賢四書五經皆詔後世以道具也道外無人人外無道今人開卷則但謂此章當何主意當何命文而已學能工乎此遂爲深得經書之旨遂爲登籍聖賢是蓋不人其道而文章其道不心其道而口耳其道惡乎可哉此聖賢經書僅爲俗儒輩獲魚兎之筌蹄耳於世也何資於天下風俗也何正於賢才也何得吁敎成習久衆學者一日之病歟 累世沿襲言之病[illegible]

採宋儒之說著程朱正學纂要請
闕上之疏下有司可否以
聞以有乖張時政乃中止不行然時亦有如唐人之
足楊綰者也未幾
英宗勑學校有務居敬窮理脩己毋事口耳之習等
語蓋用先生之請也先生復採宋儒之說參以
時制立爲三等定式曰正教正考會通擬請于
朝而先生歿矣旣歿晉德先生之教悼先生之志
行不可無傳謬爲是傳或讀之曰先生師唐蔡

二君子皆發身舉子業者也先生何所見之異

之大如此乎予傳不幾於誣乎普徽有言曰不

謂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歟先生宜有是傳

布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九

附錄　祭文　哀詞　詩

門人翠渠周瑛祭文

成化壬辰冬予自廣德州書滿入京師忽有以布衣先生訃告者與林司正雍謀相與爲壇南野以祭之因採先生爲學梗槩作祭文一通先生姓陳氏諱真晟字晦德改字剩夫別號布衣其先興泉人父諱安執戍鎮海衛寔生先生先生之學無師承自讀中庸大學始

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繼讀大學專從事於主敬窮理故先生本源澄徹義理精明有所本也天順初先生嘗撰程朱正學纂要詣

闕上之不報及歸又纂

皇明正教正考會通知者謂其說可行也先生學不自足聞江西吳聘君名欲往質之不果嘗會張太史廷祥聽先生議論稱得為學正路若知行二字則瑛嘗面受先生之說矣先生嘗言人於此道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此瑛有所疑今

則不得以卒其說也矣其文曰心學弗傳迄三
百載文字繁滋騰于四海嗟嗟夫子奮于南隅
刋落蕪穢還于本初維天生民厥心爲大惟敬
斯存弗敬則殆陰陽之兆事物之機靜以觀之
洞見毫釐謂知既至謂行自順崇德廣業不勞
而奮我聞知行曰有後先知固不易行加篤焉
先生乃言立本爲要本立用行惟聖之教進聞
斯言退有後疑緬然前哲諒不我欺云胡日月
其去迅速先生長徃不我旋復燕山之北閩海

之南精神不昧於我是鑒

福建僉事畏齋周孟中祭文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三月丁巳朔越十有九日乙亥福建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廬陵周孟中謹具瓣香致吊于

閩南布衣陳先生之墓於乎布衣不可作矣惜乎孟中來之晚不可得而見矣龍溪林蒙菴莆田周翠渠孟中之師事者皆布衣之友也因其友而慕其人慕其人而求其心心也者隱焉

而相感況吾與布衣地雖異時則同者乎於乎
先生奮身戎伍邁跡詩書陋俗學之曲徑窺斯
文之正路信所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者也使
布衣得遊孔門又當何如其造詣耶然而耿耿
寸心悠悠千古視世之醉生夢死者天壤懸隔
矣孟中職忝觀風久欽高致表石道傍庶來者
有所考焉英爽不昧其尚鑒格

翰林檢討東園鄭紀祭文

維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四月壬子朔越十

有三日甲子鄉生翰林院檢討仙谿鄭紀謹以
牲醴致祭于
布衣陳先生之墓曰天生聖賢皆爲世道不偶
然也堯舜五百餘年而後有湯又五百餘年而
後有文武又五百餘年而後有孔孟又千有餘
年而後有周程張朱向使湯生於堯舜之時不
過一咎夔耳文武生於湯之時不過一伊傅耳
孔孟生於文武之時不過一周召耳程朱生於
孔孟之時不過一顏曾之徒耳何如噫

曆見璧出斯文幾墜得之而振人紀欲絕得之而續繼往開來繩繩不絕千萬世猶一日也今去程朱文幾五百年矣先生奮戎伍之中慕道學之計以窮理爲入門以主敬爲實地捐畫心圖而陰陽動靜之理明敷陳王道而經邦濟世之術著闡之後生小子得以覺迷途而歸正學者先生之賜也先生雖不得遊夫程朱之門亦可謂私淑其道者矣嗚呼先生往矣吾誰與歸而今而後繼者其誰嗚呼哀哉尚饗

太守莆田吳繹思祭文

寓惠州鄉生吳繹思拜哭

漳南故布衣陳先生之靈前嗚呼先生一布衣耳斯文之領袖也成化三年生在江西瑞州時幸與先生一聚首不二三日即別去今生又食於惠前後間闊五六年矣去年春聞先生欲來會陳公甫先生於白沙竊喜便道復得一見不意後不來孤予望也夫漳南白沙地相去不爲遠也彼此之志不爲不相合也奈何先生終不

界來而公甫先生有今日挽章之作傷悼何如耶人知公甫先生所以哀挽之意則亦不能不哀先生也繹思厚愛有日天公甫先生寄挽章至披覽之際重傷于懷謹將俸餘白米二石遠表奠儀并公甫先生挽章同以奉去神其有知能不我恤嗚呼哀哉

行人蒙菴林雍祭文

嗚呼先生幼有異質長克脩學篤志勵行超拔流俗布衣藜湯陋室孤燈兄友弟恭父慈子孝

凛凛乎寒苦之節耿耿乎德義之風在世罕有
於人實難嗚呼先生教人以禮感人以德禮則
持循德則反躬學徒知學遠邇大來士友聞風
感發興起俗尚有陶鑄之功我士有循擾之力
翕然變服靡然矜式嗚呼先生趨今而詣古不
為流汙不為俗染寤寐古初想像淳龐俯仰宇
宙惟此之安敦本而輕末訓詁華藻枝葉蔓延
玩索力踐根本固安權衡素定德行可尊嗚呼
先生潛通乎造化乾剛坤柔月窟天根五行之

運百物之生盈虛消息一以貫之洞徹乎神機
變化不測兩在難名吉凶之兆禍福之萌屈伸
隱顯默而通之其主敬以存心也則潛心以居
對越上帝秋月之光碧潭之清不妄其思不紊
其想不非其視不錯其聽其默會以造其知也
則鳶飛于天魚躍于淵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
極之極無象之象無聲之妙無臭之天嗚呼先
生有志乎孔孟之學留心乎程朱之蘊雖弗及
乎門墻已獨尊乎儀矩理學不明世罕有知心

法之竅解之者誰雍本愚昧荷蒙交誼指教之
方尤為切至思平生之深契未百年而長逝日
月流邁衣冠沉沒永惟哲人終古不作遠致哀
詞用將悲悃尚饗

漳州府推官卓峯黄直祭文

維嘉靖三年歳次甲申七月甲子朔越二十六
日己丑後學金谿卓峯黄直謹具芹菜一盤致
奠于
布衣陳公之墓曰嗚呼公之墓其在斯乎嘗憶

公之時有康齋吳公倡道于江右白沙陳公倡道於嶺南公皆與同時未見公與之相爲師友以上下其論議則公之學術其淵源雖不可知然公當海内競趨功利之時獨能安於布衣從事躬行之學卓然自立門戶爲天下豪傑之所尊仰則公誠可謂一世之高士也矣直生也晚愧不及公之存以愚所學質諸于公然竊叨職于公桑梓之邦猶得以仰公之高風奉公之遺矩以臨斯民則平生企慕之私亦庶幾其少慰

也昨過道左瞻公墓石輒於車上咨嗟嘆息又之然誠不能已謹具香燭芹菜之儀以再拜于公之墓下公於九原其亦少鑒愚誠矣乎嗚呼尚饗

提學僉事新喻胡榮哀詞

先生余不及識也嘗聞一二知友稱其道德學行蓋睎蹤古聖賢者方圖欲身求見而先生逝矣謹為詞以寄哀云

粵瞻海東兮有城坊[illegible]之美人城居兮遯世括囊

學紹先覺兮晞顏志伊靜中動和兮存省在茲不激不詭兮履道坦夷懷寶顧獻兮莫或迪知斯民徒望兮未普厥施死生奚憾兮克秉天彝後覺興悼兮孰立範儀高山仰止兮躋攀阻而貿貿脩途兮輪蹄曷馳麟藏鳳隱兮鞠草西岐哀此喪厄兮惟氣之哀溯哉予懷兮汨逝水其無涯

張東白贈行詩

斯道之傳元禎敢謂自程朱後惟先生得

其真彼吳許二子蓋亦有未是處元禎何幸得聞而不至錯用力邪佩啓迪之言策駑駘之步異時倘有成就則先生之功當與生我治我者並也

戴乾履坤誰其吾人偽之怪之蒲目儒紳嗚呼如是方見其真歸兮歸兮歛采韜馨今雖已矣後世其無聞

陳白沙詩

千載武夷峯伊誰事幽討吾老赴江山懷

蘋藻多謝泉南翁神交願傾倒聊將一瓣香寄向君懷抱

泉南陳先生曰布衣者其學以子朱子為宗予嘗聞林蒙菴及周進士梁石粗得其大致而恨不能與接今年秋予過江西訪張廷祥內翰乃知先生曩歲亦嘗有意於不肖之願值予在京師行至潮弗果今因鄉友余習之官莆田賦此詩贈之蓋特借以寓景仰之私亦以勗習之云耳此稿

奉寄

泉南布衣華宗老先生　急於通誠僭瀆

惶恐獻章再拜

瑞州陳賢贈詩

道學相傳是甚人先生今復起南閩源頭活水

通洙泗泰宇天光絶俗塵日往月來皆道體鳶

飛魚躍總天真愚生獲拜渾何似治世分明覩

鳳麟

弟真聚送遠遊詩

衢道之難古道賒君行何處是歸家逢人約說

胸中話少不投機莫與他

吾兄以至愛存心與人言多傷於盡雖因

而啓悟者多而觸諱招謗亦在是也愚憂

焉故贈

陳白沙挽詩

武夷爲約後君死又三年明月羅浮外高樓鎮

海前獨疑何面目相望此山川忽報龍巖訃秉

春欲理船

拙詩一章奉煩龍巖掌教李先生致之
布衣陳先生柩前以表哀悼之忱耳布衣
先生余雅敬慕久矣曩歲有書約予遊武
夷冀得一會今弗及矣可勝悼哉

棋讀白沙挽布衣詩次韻

山斗非今日聞知忽此年二關一打過千聖常
參前道學承真統封書障百川生來差不及同
泛遠遊船

門人吳汝欽挽詩

四百年來一鉅儒哲尋墜緒紹程朱傳道莊云參也魯正名誰說予之迂環堵瀟然貧不計泰山頹矣道何如九原若入文宣廟好昔曾齋與草廬

愼獨記

有延先生以教子弟開講于家之前堂者適有邀先生飲主人與偕學毋有愛子者來先生不在詰堂以視主人之妻與焉逡巡至西軒妻置業餐於床餓報先生至忘携以歸主人請先生

假寐爲拂床而業襲在焉執入内以妻與先生有私礪刃拉欲殺之無以辨悲號不自勝曰願察之果爾死未晚也夜二鼓先生方對書主人執刃與妻至軒外令妻作厚語叩門而呼者三先生不問聲益促先生曰夜闌何祟乎妻曰予某之婦欲問先生起居耳先生曰而夫不在若是辱名教矣亟歸明當與夫言之主人吾長舌趨入内驚駭咨嗟先生初不知其情旦促裝辭歸主人率其族黨謝罪請留先生卒不[illegible]

嗚呼疑似之跡不可辯者受害多矣非先生之
至誠無二妻能免於死耶

過江郎山記

先生往
京師道浙之江郎山時雲雨晦冥有榕城唐彥
輝者指曰此雲中有三片靈石能興雲自蔽凡
道此者多以石之隱顯卜所志之通塞今雲若
此先生此行殆未遂矣乎先生愀然因向雲大
囑曰靈石乎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

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無一毫私意也爾石有
靈盍闢其雲使我輩得一快覩其石乎衆有視
目而哂者行不數歩彥輝駭曰彼雲頭一點黑
豈非石首見乎衆立觀雲忽然直下裂開三石
全露高聳挿天且五采秀麗異於常時衆駭益
喜相慶去不數歩雲復合如故亦甚奇事哉殆
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如此
夫

存衣陳先生存稿卷之九畢